

# 軍統內幕

## 戴笠與魏大銘

● 王宜庚

### 電訊生涯傳奇故事

到台灣的國軍將領，治軍以「嚴」著稱，早年陸軍有句俏皮話：「南有葉成（力戈），北有徐汝誠（午生）」，葉力戈與徐午生都是抗戰時期西北胡宗南將軍屬下的將領，治軍以「嚴」，民國四十六年到五十一年，徐汝誠將軍接長陸軍官校，今天陸總湯曜明、聯勤丁之發、海防李建中三位總司令都是他的「嚴」字教育出來的學生，徐將軍雖然去世已三年，值得叫人追思的地方仍很多！民國五十七年以後，筆者每週六陪侍徐汝誠拜訪他的好友多人，其中有一位奇人，就是最近去世的魏大銘先生！

魏大銘是軍統的電訊負責人，曾任陸軍官校校長的徐汝誠抗戰時的勳績是在新疆，兩人南轅北轍，如何變成知己好友？徐汝誠將軍說：「民國卅一年春，我到重慶復興關受訓，規定兩人住一間，同室的就是魏大銘

。他不像一般情報人員故意有一股神秘的感覺，平平實實的有什麼說什麼。」何況徐汝誠和軍統的戴先生是軍校六期同學，所以彼此更親近一些，晚上復興關中訓團都有一些活動，魏大銘從不參加，吃完晚飯悄悄的走了，到了十一、二點又有車將他送回，如果徐沒睡著，魏大銘會告訴他一些最新時局的狀況，這也是每晚魏大銘回軍統局工作的一部分！

到了台灣，民國卅九年三月一日先總統蔣中正復職，徐汝誠任第三廳廳長主管「作戰」，第二廳廳長是侯騰主管「情報」，徐與侯是樓上樓下，徐在三樓、侯在二樓，彼此也是好友，魏大銘是第二廳電訊室主任，魏大銘和侯騰處得非常不愉快，因為有什麼狀況，魏大銘透過總統府資料室主任蔣經國直接送給了蔣總統，等到總統批下來第二廳才知道，侯騰是傳統軍人，自然不高興，認為魏大銘的電訊室即歸屬於第二廳，怎麼事越級報告，魏大銘自屬執寵而驕，徐汝誠

勸這位先期學長兼好友侯騰：「軍統的傳統和我們軍事單位實在不同，魏大銘既然願意如此做，我以為就譬如沒有這個單位算了，萬一出了事，我們也不必負責。」侯騰接受了這個建議，侯騰和魏大銘總算一時相安無事！

卅九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，廿七日美宣佈第七艦隊奉令協防台灣，第二廳忙了，魏大銘也更忙，有時到樓上悄悄告訴徐汝誠一些最新特別的情報！

### 觀察入微喜建功

八月，徐汝誠調六十七軍軍長，十二月初一日第二廳電訊室脫離第二廳，變成國防部特勤室，這時蔣總統下手諭交辦的，主任仍然是魏大銘！事後魏大銘到徐家眉飛色舞談這段經過：

十月上旬魏大銘就發現現在東北邊境出現若干新單位，這些電報發報「手法」不管如何掩飾，魏大銘發現這些人是向鴨綠江邊集

中，十月下旬渡江有廿七個單位，而且繼續增加中，魏大銘的判斷：「中共軍即將要參加韓戰，和當年軍統判斷日軍要對英美開戰如出一轍！」

蔣中正總統非常重視這個判斷結論，立刻打電報通知麥帥總部，麥總部的參二根本不相信，他們對電訊根本不知道有「手法」之說，另外空中偵察沒有發現中共的軍隊，天寒地凍，大地枯黃，怎麼會有大軍行動？

卅九年十一月六日中共大軍自長津湖開始攻擊，打得美軍措手不及，麥總部才想起中華民國的情報工作真高明，魏大銘因此得到無比的榮耀，所以成立了獨立的特種勤務室，簡稱特勤室，位於新店。

### 愛恨情仇爭風吃醋

據說在軍統，民廿八年以後，戴笠就嚴令所屬，不到抗日勝利，任何人不准結婚，但是軍統局有一個例外，就是魏大銘和趙藹蘭的婚事，在民國卅一年春，由戴笠親自主持，戴笠在週會上說：「爲了使魏大銘安於他的工作，而且在偷襲珍珠港事件，以及各種破密的成功，所以唯一的特准結婚，而且包括我在內，下不爲例」。當時多少局中高級幹部小孩都有兩三個，但還是妾身未明，魏大銘可以說是得天獨厚！

但這段婚姻維持不到三年，到了卅四年十月魏大銘又和老情人夏芬迦在上海相遇，一位是舊事難忘，一位是修燻情重，有人說

夏芬迦從前是老闆的嬖寵，這下子可以說找上天大的麻煩，於是戴老闆一紙命令，魏大銘就到禁閉室休養，卅五年三月，戴笠撞山後，魏大銘才幸運的恢復了自由，於是又官回原位！但是自此家中有了一明一暗兩位太太，經常明爭暗鬥。

魏大銘到台北後，仍主持電訊工作，卅九年初，家中兩位太太，在相互對峙下吵鬧不休，第一位夫人趙藹蘭先到，卅八年秋夏芬迦後來，經常發生糾紛，徐汝誠夫婦時常去做和事佬，卅九年秋，趙藹蘭一氣之下，經香港回上海去也，留下夏夫人。夏芬迦是江蘇嘉定南翔人，生於民國前一年，和江蘇金山籍的魏大銘可以說是同鄉，在名份上舉行儀式，新郎四十六歲，新娘四十三歲，雙方年齡差三歲，在民國四十一年八月十二日（星期二），在台北縣烏來鄉找了一個房間舉行婚禮，新郎穿的是黃卡其中山裝，新娘穿了一件白色旗袍，證婚人是絕少代人證婚的蔣經國，男女主婚人是鄭介民，新郎和證婚人都穿黃中山裝，胸花都沒有一朵，可以看出當時的簡樸！也是一件奇特的婚禮！

婚後夏芬迦夫人替魏大銘安排下，有了一個美滿的家庭，魏氏夫婦也認養了若干義子義女，到了民國六十年，魏氏退休後就在淡水舊名羊調子的地方買了一千坪土地，那時淡水鄉下土地極便宜，在這種窮鄉僻壤的地方每甲不會超過十萬元，魏大銘就在這塊土地上大興土木，完成了一幢二樓建築，樓

下有客廳、書房、餐廳、酒吧間，樓上是臥室起居室，室外有游泳池、荷花池，沒有圍牆，用鐵絲網代替，在當時的退休軍事高級將領在住處還沒有一位有這樣出色的設計，魏大銘命名叫「半畝園」，魏大銘和夏芬迦夫婦就在這個別墅中安享餘年！

### 伉儷情深生死以之

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九日，我開車陪侍徐汝誠夫婦，到淡水魏大銘的半畝園去，原來魏夫人夏芬迦女士在七月廿四日心臟病去世，魏大銘請葬儀社人來替太太打了防腐劑，並在屍具下放了大量冰塊，屍體是放在書房內，開了最大的冷氣，像活人一樣的化粧，我們準備向遺體敬禮時，魏大銘笑笑說：「等一下」，他坐在遺體的旁邊，用手輕拍他夫人的臉：「芬迦呀！牛生兄嫂來看妳！妳要明白！」

然後行禮如儀，魏大銘告訴徐氏夫婦，在園子中正鳩工趕建兩間靈寢，預訂七月卅一日大殮，要在書房先停靈半個月，台灣海暑正殷，在家中停靈半個月不入殮，不能不說是驚世之舉！

又一天我陪徐汝誠一人到了魏府，魏夫人的靈柩已經進了別墅一進門的紀念堂，紀念堂外間放靈柩，內間有魏夫人原有的床榻，化粧檯、衣櫃等物，在外間寫的輓聯彷彿口號似的，我們不能以文字來批評一個人，但對太太有這一分掏誠的心也足夠了！

魏大銘告訴徐汝誠：「我每天在紀念堂六小時以上，我自己已打掃清潔、擦拭器具，有時間在此讀書寫稿，這段時間，我可以說最具慧根！」

### 一篇至情的紀念文字

魏大銘在夏芬迦去世一週年忌日寫過這麼一篇文字：

芬迦賢妻週年忌日誌念：  
自你歸真一年來，無日不念，每日晨昏必上香通靈，打掃呼喚，仍共同生活者也，女兒、女婿、外孫，阿月、小華、小興、小三等，均日日供奉叩拜，一如生時，去秋峰兒寄來新毯覆蓋禦寒，今春建婿加蓋屋頂防熱磚，並裝冷氣，用以消暑，天雨潮濕我開去潮機，蓋知妳喜乾燥也！  
凡過佳節，則女兒、女婿、小華等移電

視機在靈前，伴妳共賞特別節目，親友亦來作客為伴，峰兒且於週年時節自美歸來，省親叩拜，盡孝安心，大家均一仍舊規也！  
今年農曆五月初八清晨，我夢見你躺臥在床，側面看來，臉色甚為清脫，難得一見之健康也，少頃，見你慢慢坐起，我即跑過去扶擁，同時心想你復活過來了，心中很高興，只聽得你說：「噢！好悶！好厭！」三語，並見你右邊太陽穴有一小圓淡青色癍塊，不知何故也！我正想聽妳講講去陰間裡的經過情形，我也就醒了！因為夢見你太清楚，事情經過太明白，我還以為是真情實事，稍醒後才知是南柯一夢，不過我感覺你復活起後，臉色亦佳，實甚寬慰，亦未覺生死之間，有何區別，一看鐘錶，三點五十分也。

一年來，家宅安順，諒妳一平願心，陰護週至，尤以阿月、小華甚感妳陰靈照顧，

一宅之間，陰陽一禮，毫無間隔也。

魏大銘謹誌於淡水半畝園  
民國七十年七月廿四日。

七十二年，魏大銘終將他的夏芬迦夫人葬到淡水北新莊北海墓園，終究完成他奇怪的葬儀。

七十三年，有一天魏大銘到徐汝誠的家，匆匆送上一大套文稿，笑著說：「拜託牛生兄，你替我看看！」徐汝誠答覆：「第一，我對軍統事一無所知；第二，你所主持電訊專業事我更不懂，如何能看得懂呢！」  
魏大銘笑了：「這些稿子問題很多，被別人爭議的事也不少，一發表，我會挨了轟擊的，不要給自己找麻煩，以後再說罷！」  
走時，我覺得這位滿頭白髮的老人，對國家是有很大貢獻，但非常落寞，腳踏著金黃色的夕陽，蹣跚而去！

## 聖文叢書

#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 守 成 著

定價新臺幣二五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·故鄉風物話射洪·教書生涯·金陵問學記·農政憶往·抗戰初期烽火行·川南風雲·做縣長經驗談·主持四川合作事業·國民大會之回憶·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·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

王宜庚：「軍統內幕—戴笠與魏大銘」插圖（文見92頁）



②才女夏芬迦所繪「聖誕紅雙雛」。  
 ①魏大銘（前右）偕夫人夏芬迦（前左）與兒女們合影。



（中）翁夫人朱增賢女士（右）夏芬迦所繪插圖

乙未於夏芬迦時年七十





王宜庚：「戴笠與魏大銘」插圖（文見62頁）

- ① 魏大銘（左）與夫人夏芬迦（右）合影。
- ② 魏大銘（左）早年與夏芬迦（右）同遊杭州在靈隱寺前，飛來峰下  
枕流石上合影。



① 魏大銘夫人夏芬迦（右二）在家中宴請外國友人時合影。  
② 夏芬迦在書房留影。